



中国的孩子在国外 外国的孩子在中国

# 海洋 陆地 与船



## 浪漫篇

谭元亨 主编  
广东人民出版社

# 海洋、陆地与船

谭元亨 主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洋、陆地与船/谭元亨主编.

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1999·5

(小小地球村丛书)

ISBN 7-218-03009-2

I. ①海…②小…

II. 谭…

III. 儿童文学—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87·4

## 海洋、陆地与船

谭元亨 主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新光明印刷厂印刷

(厂址: 周门路周门北街150号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125 印张 240,000 字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 册

ISBN 7-218-03009-2/J·130

定价: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## 致少年朋友

### ——代序

很多儿童文学丛书的序言，并不是写给少年儿童朋友们看的，而只是给大人们解释这呀那个什么的，所以，这部丛书，决定反其道而行之——其实，应该说，还原到少年儿童读者的位置上，真正给少年朋友们讲上几句知心话。像不像，待看完这个序言，再让大家评价。

这些年里，我到过很多国家，美国、法国、瑞典、加拿大、前苏联等等，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，噢，我当以这个名称为荣，而决不在意别人轻蔑为“小儿科”，虽然我也写了不少成人文学作品、理论专著，数量甚至更多，但这个称谓，总在我心中唤起一种温情，一份天真与烂漫，觉得自己仍和少年朋友在一起、还没有长大，没变得世故与圆滑——所以，我在海外，特别关注已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或者刚刚到达那里的中国孩子。

他们是中国孩子，他们身上奔流的是炎黄子孙的热血，黑眼睛黄皮肤，是永远不会消退的亚洲人的印记，当他们沐浴在“春雨”之中，受到西方文化



影响，价值观念、行为准则都有了很大的变化，那么，他们正向往什么，追求什么，怀念什么，崇尚什么，这正是我所关心的。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我认识了他们，理解了他们。在他们强烈的西方文化的独立性背后，仍深深浸透着东方的人情味与骨肉情；在他们敢想、敢说、敢为的冒险精神中，仍有着中国式的义气当先……他们是全新的一代，他们自立、自强，又充满了亲情、友情与乡情。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、活泼的形象，在我归国后仍久久不能忘怀。

而回国后，由于我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——广州，我的不少忘年交也没少到我跟前，问了不少问题，诸如：什么是美国的牛仔精神？法国人因为崇尚文化而潇洒放达吗？北欧瑞典有如田园诗一般恬静与悠闲？加拿大果然是“大家拿”，什么都不愁？每每问得我应接不暇，有时，亦瞠目以对。

我知道，他们都有机会出国留学，现在，广州就有中学组织出国留学的。我在海外也遇到过不少中学生——当然是中国的中学生，他们甚至就一个人，去读书，去打工，去走遍天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有着内地孩子少有的独立性，从不用父母亲去送上学与接放学——这在他们看来，实在是太好笑，太没志气了。正因为有着出国的可能，我的这些少年朋友才如此关心外边的一切，想通过各种渠道，去了解今日的世界。

有时候，他们还会拿着街上流行的一些小说来问



我，这写的是真的吗？纽约果真是这样？巴黎果真是这样？还有东京……

这在我，却难以一一作出回答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有不少人出去又回来了，在外边仅仅是蜻蜓点水，一知半解；而写小说的，更多是凭空臆造，有的作者甚至不曾跨出过国门。我曾给报纸写过一篇文章，标题叫做《自造的神话》，可惜手边一时找不到了，那是我几次外出并到了很多国家之后写的，不少朋友读到后给我说，这才是真正实在的体会，而非人云亦云。我在那篇文章中说，正如五十年代，中国人的“苏联梦”中，隐含的是一个权力的神话，这权力构造了一个个理想化的集体农庄——可到了八九十年代，中国人总算看穿了这个神话了。那么，今天，八九十年代，对外开放，中国人又在为自己构建一个“美国梦”，在这个“美国梦”中，隐含的却是一个金钱的神话，这金钱虚构了一个个金钱万能、暴发暴富的阔佬……只不知这一金钱万能的神话，中国人是否又要像上回一样，得过二三十年才能看透……

现在的不少小说，甚至名噪一时的影视，给大人、也给我的少年朋友们，虚构的正是这样一个神话。以致很多人都以为外边果真是那样，这该用得上学校里常用的一句话“误人子弟”了。

由此，我们萌生编这么一部丛书的想法。

也就是说，用完全切合实际的标准，去选取那些真正客观反映外边世界的作品，不把少年朋友引入到



迷误之中，以免他们真正到了海外，还要重新调整自己去适应，让他们不至于闹出大笑话，更不至于大失所望而无所适从。多多少少，能贴近一些现实，而不生活于空想。

其实，中国人到了外国，也被外国人看做“老外”。那么，我们回过头看，看看外国孩子在中国，你会觉得他们有多么好笑，看他们如何出洋相——倒过来，自己到了外边，人家不也是这么看我们吗？每个民族的传统习惯不一样，价值取向也不会一致，一旦到了别处，能不出笑话吗？

在这套丛书里，我们选的《来自异国的孩子》、《老外的故事》及其续篇、《校园里的“联合国”》等，就是先让我们看看“老外”在中国出的“洋相”，然后，再去想想自己有可能到国外当上“老外”会出怎样的“洋相”，这不别有趣味吗？这几篇，有的是“老外”的老师所写，有的，就是同“老外”孩子一起读书的少年朋友自己写的。

当然，写中国少年在海外的真实故事，更是绝妙的参照系。这里，如《留日学生风景短线》、《伦敦，一位中国姑娘》等，都相当真切、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中国少年在海外的生活，也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他们的文化心态，颇令人回味。

其中，《郡望——“太空人”女儿》，是我们反复斟酌，才决定选入的。香港回归，写孩子的却不多，这篇算为佳作了，它平易、朴实、真切，没有什么花哨，更无做作与矫饰，既不夸大，也不缩小，平平常



常方是真。另外，对少年朋友来说，这个故事不会过时，作品主人公似乎老成了一点，却也还是能够接受的，何况这又有点别的意味在内。

此外，在丛书的“历险篇”中，我们选编的是比较符合少年冒险心理、亦为少年们喜爱的历险故事，它涉及到全球若干重大问题，如核污染、走私贩毒、寻宝等，这也是众人所极为关注的。

整套丛书，我们分为“纪实篇”、“浪漫篇”、“历险篇”三大卷。基调仍立足于实际上，以同种种“自造的神话”拉开距离，或“划清界限”。

这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——我凭借我在海外见到的一切，用新的视角，重新审视这一类文学作品，以挑选出真正切合实际的来，以免谬种流传，为了少年朋友们今后出国能少走一些弯路，能尽快调整自己的心理，更好地投入到新的生活当中，多学习到一些东西，将来报效自己的故国。

中国需要这么一批眼界开阔、胸襟开阔的新人，如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大批留学生一样，在历史前进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这似乎是大话了，但是，我们每个人，内心不都是这么期望的吗？在国外，不少华侨都在叨念，祖国，快快富强起来吧，只有中国富强了，我们才不会在外边受欺侮——在《忘了打钢印的中国护照》这篇纪实中，你们一定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。

末了，我只表达一个愿望：

当你看完这套丛书之后，出了国，到了外边，能



抽空写上一两封信，谈谈你的新感受或者出的新“洋相”，到时，好让我为你以后更多的孩子，再编上一套更精彩的丛书。

谢谢。

编者

## 目 录

### 楔子之四：海洋、陆地与船

- 两代少年情 ..... 夏有志 ( 3 )  
出国备忘录 ..... 田 柯 (18)  
“爸爸”不是这样叫的 ..... 爱薇(马来西亚) (34)

### 楔子之五：让记忆不再是冷色

- 来自异国的孩子 ..... 程 玮 (46)  
阿拉斯加，阿拉斯加！ ..... 高小刚 (112)  
郡望——“太空人”女儿的故事 ..... 秦 柯 (197)



楔子之四：

## 海洋、陆地与船

“浪漫篇”中，我们一共选了三个短篇小说与三部中篇小说。

其中《来自异国的孩子》是曾获过全国儿童文学奖的作者程玮，我想少年朋友们大都是很熟悉的了。正如她文章开头的一句话：“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的开头，但又不平常的开头。”她这个中篇，是描写外国孩子在中国的最早一个，更是一个“开头”，能写得这么生动，又这么深入，很不容易，也许读起来，觉得故事发生的时间与今天已相去很远了，但这也正是我们为之欣慰的地方：时代进步得太快了，还会更快。

有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：

当成年人倒着看世事的时候，脑子变得清醒，思维变得单一，眼睛变得明澈，认识变得儿童般简明而接近心理。

儿童时，我们可是读过不少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，为他们焦急，为他们大叫，那么，这可够得上另一个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吗？

而三个短篇，《“爸爸”不是这样叫的》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所写，从中可了解到已生活在南洋很多



代的华侨的风情，别有韵味。而另两篇，我想引用一下《两代少年情》的作者夏有志的一段话，就足以说明很多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：

忽然，我想起了一位当代诗人的句子：海洋把陆地分割成一块一块，聪明的人类就发明了船；船虽小，却把分割的陆地连成一片……

不妨再说一句，这几本书似乎不大，却一样把五大洲的心灵连在一起，是吗？



## 两代少年情

夏有志

十四岁的儿子，有了女朋友！

还是个日本少女，叫山田美枝子。儿子的桌子  
里，放着那个异国少女从横滨市寄来的信，八封。我  
打开一封看起来。日文中有不少汉语方块字，挑着方  
块字猜，总能猜出几分意思吧？

思念，恋，春，爱，私，爱——我像在读朦胧  
诗，一首充满情感的诗。

我呆了，望着一个个跳出来的汉字发怔。

啊，天哪，多么相似的少男少女情啊……

三十年前——

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北京当时还分男中、女中。我  
上的是男六中，全校都是男学生。

全校只开一门外语课——俄语。教我们班俄语的  
老师是个混血姑娘，她父亲是中国人，母亲是俄罗斯  
人；她的中国名字叫刘亚玲，俄语名字叫柳芭，她说  
“柳芭”是胖女孩儿的意思。

升入初二，学校团委会忽然给我们班十几封俄文  
信，动员我们和苏联中学生通信，交朋友。我的俄语



成绩不错，班主任就优先给了我一封，要我一定复信，而且要用俄文写。

我得到的那封信，是莫斯科第 106 中学七年级女生阿历桑德拉写来的。我借着俄汉词典一个词一个句子翻译着。我在家里可以明目张胆地干这事，丝毫不用顾忌，因为我的父母当时刚刚被扫了盲。他们看俄文信，像看天书。

第一封信，完全可以当成公开信，那里面没有一个单词或一个句子藏着女孩子的秘密，无非是说她特别热爱中国，她的生活如何幸福等等。我仿着俄语课本里的句子给她回了信，信不长，只有一页纸，可我还是一笔一画描了一晚上。为了怕自己的信出了错儿给中国少年丢脸，第二天我请俄语老师给校正一下。

“你的苏联朋友叫阿历桑德拉，好，这个名字很好。”刘老师笑咪咪地看了我一眼，“下次再给她写信，可以亲切些，比如把这个名字简化一下，叫阿利娅，桑德拉，舒拉，萨什卡都可以——你们都是孩子，不要总是那么一本正经的。”

阿利娅？嗯，这么叫又顺嘴儿，又亲切。好，我记在了心里。

我把信寄出去，一个月后，阿利娅的第二封信来了，信封上专门描画着我的汉字姓名：方纯玉。啊，我的阿利娅给我单独回信啦！

信里向我祝贺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。信里告诉我，她的爸爸已启程来中国当专家，在玉门油矿。信里给我寄了一张她的相片。



她有一个翘翘的小鼻子。亚麻似的浅色发辫上，系着蝴蝶展翅的绸带儿。她满脸映着阳光在冲我笑，我浑身一热，把照片翻了过去；过了片刻，又翻过来看，她还在冲我笑，一脸的阳光……

我很快又回了信，信的开头，我用“阿利娅”称呼她。我向她报告了我期中考试的成绩，其中对俄语成绩，我作假地多写了五分：九十七分。写完信，我也放进一张自己的照片。我，板板的，没有笑容；短刺猬头，风纪扣一直系到脖梗上。那是一张快相，是在天桥小市场上照的，背景上挂着一面墙那么大的布，布上画着亭台楼阁，匠气十足。

第三封信，阿利娅给我起了个苏联名字，叫伊万，她说伊万是俄罗斯神话里的一位英雄。她要求我也给她起个中国名字。我又是很快给她回了信。在为她起中国名字时，我犯难了，起一个，推翻；又起了一个，又推翻。我们学校我们班都没有女同学，我不知仿着谁的名字编。“淑芳？”不好，那是我小学时的同学，她太古板了。“翠花？”不好，那是我二姨的名字，太土。还是在小说里找到一个风雅的名字：“倩兰。”

自从有了阿利娅，我觉得我忽然间长大了，我有了自己的秘密，甜甜的蜜糖似的秘密。我变得不爱说话了，血液像流淌得快了，常常爱边溜达边做白日梦……我到了陌生的莫斯科，红场，叫不出名字的大教堂，阿利娅向我跑来了，白雪晶晶莹莹，她满脸的阳光……



这样，我和阿利娅的信越来越多了，常常是这封刚投进邮筒就开始琢磨下一封信的词句。终于，她给我的一封信，把我吓坏了。

在翻译的时候，她的信里突然出现了 Я люблю Тебя. Я 是“我”，Люблю 是动词“爱”，Тебя 是“你”的第四格。这句话是：我爱你。

我心跳得撞嗓子眼儿，脑袋发胀，变大。

“刘老师，я люблю Тебя 是什么意思？”第二天我早就去问俄语老师，故意省去了主语 Я。

“我爱你。”刘老师回答道。

哟，怎么回事儿，没有 Я 也是“我爱你”？

“在这个句中可以省略主语的。喂，方纯玉，你问这句俄文干什么？”刘老师向我诡谲地眨眨眼睛。

“不，不干什么，”我顺嘴扯了谎，“我是，我是在看一本苏联读物时，看见的。”

“别吞吞吐吐了，有什么心事只管对我说就是。”大概是看我不想对她吐露真情，她有些不满意地对我说，“咱们中国孩子就是爱隐瞒自己的感情——算啦，不愿说，我也就不听了。”

说完，刘老师走了。

我犹豫了整整一个星期，也不知该怎样给阿利娅回信。写“我也爱你”，不敢；不写，又怎样回答她呢？

最后，还是狠狠心，没有写“我也爱你”，只当是没看见那个句子，可是又怕伤了她的心，我另外又附了一张中文信。我的俄语水平实在无法表达我微妙



而矛盾的心情，我只好从我看过的小说里抄了一些句子，尽量委婉地说我很喜欢她，思念她，可又要告诉她“我不能爱你”。

这封信太难写了，我使劲地要让它富于抒情诗的味道，可总是写不出那个味儿来。

把信投进邮筒，我又后悔了，心里常常有一种失落了什么珍贵东西似的怅惘的情绪。那些日子，太阳对我不那么明媚了，月亮对我也不那么皎洁姣好了。

信去了，没有回音。

一个月，没有。

两个月，还是没有。

这期间，每当看到班上其他同学得到苏联女友的信件时，每当看到他们得意地欢呼雀跃时，我心里酸溜溜地不是滋味。

我当时一点儿也不懂得爱情上的事儿，更不懂女孩子的心，但有一点我自己似乎明白：我的信肯定伤害了阿利娅的自尊心。

又过了半年，还是没有阿利娅给我的信。她消失了，只留给我几封信、几张莫斯科的风景画片和一张沐浴着阳光的照片。

“爸，山田美枝子要来咱们家做客啦！”

我偷看过那几封日文信的第三天，儿子放学后兴冲冲对我说，脸儿潮红，双目炯炯。

“什么山田美枝子，听这个名字好像是个日本人呀。”我故意装糊涂。